

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

— 小说卷 —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海外借

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

— 小说卷 —

前言

湖州山水清幽，自古以来文林蔚盛，英才辈出。

近几十年来，湖州有了当代诗人高第，现代小说家曹湜，

活跃活跃的沈从文，一位为说大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此世空已，创作了《张翼黄》、《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曹湜自创界，创作了《张渔和》、《苏叔》、《张翼黄》、《王

责任编辑 高余朵
责任校对 王 莉
责任印制 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 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14-1550-7

I. ①湖… II. ①湖…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州 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2322号

HUZHOU DANGDAI YOUXIU WENXUE ZUOPINXUAN

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纪实影视卷)

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151087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3.5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550-7

定价: 2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胡菁菁

副主任 吴 伟 楼 婷 竺 鸽

委 员 杨静龙 姚 健 卢 萍 金一鸣

黄其恕 郑 娅 沈文泉

主 编 小说卷、诗歌卷：杨静龙 金一鸣

散文卷、纪实影视卷：金一鸣 杨静龙

编 辑 黄其恕 严树学 俞玉梁 李 民 凌 晨

前言

湖州山水清远，自古以来文脉昌盛，英才辈出。

这片土地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新文化运动猛将沈尹默等一批名流大家，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文学经典，也曾令白居易、杜牧、皎然、张志和、苏轼、戴表元等历代文学名家流连忘返，留下了一篇篇歌咏湖州的佳句华章。

湖州，是一块氤氲着浓郁文气的土地。这里的一山一水仿佛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动的故事，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凝结着一种不可言说的诗意。

进入新时期以来，湖州的文学创作也一直是高潮迭起，佳作连连，既有老中青三代作家梯队，又出现了“80后”“90后”文学群体，不时引起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关注。目前，热爱文学创作的人群不断扩大，“文学湖军”正在逐渐成长，他们关注社会，体悟人生，潜心创作，用文字表达着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执着地追逐着心中的文学梦。

相对于湖州的2700年历史来说，65年的时间未免太短；相对于悠久的湖州文学史来说，120万字又未免太少。但当四卷本的《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以及稍后选编的90万字的两卷本《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续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还是那么令人感到震撼。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选也是一部当代的湖州文学史，它以一种鲜活的姿态，将湖州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一条长河，那么它就是奔向这条长

河的一股涓涓细流，它有着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立场。它记载着几代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也将是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湖州当代文学优秀作品选》（包括《续编》）是湖州当代作家创作成就的一次集体亮相，这么大规模的作品选编在湖州尚属首次，展现了湖州当代文学的创作实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州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但一直没有编过综合性、全貌性的文学作品选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此次由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州市作家协会和湖州文学院联合选编了这套作品选，实乃及时之举。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既是总结地方文学成就、泽被乡里的功绩，也是文脉承续、薪火相传的益事，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愿这套选集出版能具有湖州文学里程碑式的意义，既是一次回顾总结，也是一次新的扬帆起航！

编者

2015年3月

目 录

小提琴的故事	田新潮	1
月月红	陈景超	8
夸父追日	钟伟今	13
“杀头和尚”传奇	李 牧	22
豆腐花摊的兴衰	卢国建	27
孟扣老大的船	高 锋	37
傍晚，下着细雨	金一鸣	50
里子老生	陈祖基	59
裱画的朋友	寇 丹	70
船老大的后代	姚达人	76
银镯十六	余方德	86
船 寮	李 氏	94
自留地	杨建强	107
走出沙漠（外二篇）	沈 宏	116
生 命（外二篇）	陈志芳	124
秋天的稻堆又干又亮	李 浔	130
小棋王	荣 成	135
更年月	马雪枫	143
“假吃假”奇闻（外一篇）	杨伟民	171
圆 房	马红云	173

招牌店老板和他的女儿	邵宝健	185
天上有个太阳	陈琳	205
旋 转	沈旭霞	217
花凤桥志异	嵇发根	231
秋雨下个不停(外二篇)	李全	237
群居的甲虫(长篇节选)	潘无依	243
不期而遇	王麟慧	267
偶然事件	杨再辉	279
1945年的通信(外二篇)	谢根林	286
第六个是自己	钱凤伟	291
X星球	尹奇峰	293
捡 漏(外一篇)	章旭梅	295
遍地花开	杨静龙	299
婚 姻	陈芳	319
小赵的机关生活(长篇节选)	黄其恕	329
土根伯和他的“红头苍蝇”	赵长根	344
独自生活	崔翎	364
十 年	李思雨	399
阿强的军营生活	田家村	418
陈湾故事	曹秋华	432
期待幸福	钱爱康	437
上海白领	帅泽兵	443
街旁的树依然绿着	金扬武	464
玉簪花开	管艳	475

小提琴的故事

田新潮

作者简介：田新潮，男，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东海》《浙江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与田家村合作创作电视剧9部在浙江电视台等播出。长篇小说《斗蛇记》（与人合作）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天城春晓》在《南湖》发表，为新时期浙江第一部中篇小说。

春光明媚的五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交响乐团来到我国南方的一个省城访问。陪同朝鲜战友的许多中国同志中，有一位市歌舞团副团长陈华同志。晚上，她踏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舞台上精湛的艺术表演伴着雷鸣般的掌声。掌声过后，她清晰地听到了这样的报幕声：“下一个节目，功勋演员：金贞姬，小提琴独奏。”

琴声悠然而起，诗一般的优美旋律，在大厅回荡共鸣。与其说陈华在聆听，倒不如说她在目不转睛地盯视着金贞姬这张熟悉的脸蛋。她几乎要喊出声来：“就是她！这一定是她——我的姐姐。”

当演员演奏起抗美援朝时的中国舞剧《小提琴的诗》的主题曲时，她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呵，难道真有这样巧遇的事吗？这竟是真的吗？”

陈华眼前模糊了，思绪犹如野马奔腾。在战火弥漫的朝鲜战场上，一段有意义的友谊生活，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

1950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某部文工团里有一名小提琴手。瞧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一脸稚气，顶多只有十四五岁。她说话、唱歌也稚声稚气，总是带着“咪”字音的，同志们给她取了个有趣的小名，叫“咪咪”。从此，把她的真名儿给忘了。其实，她叫陈华。别看她年纪小，拉的小提琴可美极了，优美的琴声，常常会叫你忘掉了自己，也会把你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长白山的熊熊大火，把澄碧的鸭绿江水映得火红，掀动的浪花，像一闪一

闪的火苗。她人矮腿短，穿着一件肥大过膝的军衣，走在队伍中间，步子细碎而急促，像一只麻雀。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好像全在她身上体现了。

她走一阵，总要摸一摸背上的琴，像一个战士常常扶一扶肩上的枪一样。部队一过江，文工团白天行军，晚上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又拉又唱，又喊鼓动口号。她使劲地拉着小提琴，小手冻得像红萝卜，她一点也不觉得冷，只想把每个音符都送到战士的心坎上。

“跑步前进！”前卫传下了口令。

炮声渐渐遥远起来，只能听到隐隐的隆隆声。谁都明白，我们的部队向前推进了，或许在追击敌人。但是，敌机对后续部队封锁更加严了，一群一群陆续不断。

在一次遭受敌机扫射后，咪咪的小提琴给打坏了。一颗开花子弹，像个恶作剧的小东西，从共鸣箱钻进去，又从那头飞出去，小提琴被炸成木片片。

咪咪含着泪，怒视着敌机远去的天空。抱着破琴，悲伤地喊道：“我的琴呢！我的琴呢！……”

从此，不论在行军中，还是在风雪的宿营地，每当听到哪儿飘来几句战士的歌声时，总使她想起那把心爱的小提琴。这是一把多有意义的琴呀！指导员说过，这是淮海战役中二营战士从敌人政工队里缴获来的胜利品。油漆锃亮，声音柔和而清亮。咪咪多么希望有一把小提琴，可是，在战场上连一根琴弦也难找，哪里去弄一把小提琴呢？

不久，二次战役结束了，部队开始休整。文工团组织慰问演出。上级派来一名翻译协助工作，他是个朝鲜人民军军官，只能说得一口疙疙瘩瘩的中国话，总把人民说成“宁民”，志愿军说成“志元昆”。他是一个热情而急躁的青年军人。

这天，咪咪正在整理从朝鲜老百姓那里借来的服装道具，翻译同志兴冲冲地进来，拍拍咪咪的头：“小小志元昆同志，小提琴的要吗？这里的有！”

“真的吗？”咪咪跳跃着说。

“就在前边山沟里，一个阿妈妮家里的有，志元昆同志用用，顶好！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一家宁。”

咪咪高兴得像看见月亮落地一样，走一阵蹦一阵，跟着翻译找宝贝去了。

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涧，绕过山边低低的三间草房，发着潺潺的水声。房前铺着一条石块的跳蹬，他们很快从上面跳了过去，翻译对着草房大声喊了几句朝鲜话。不一会，一扇纸糊的门开了，出来一个头发银白的阿妈妮。这老人，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好像笼罩着一脸忧伤。她想笑，但笑容惨淡，一言不发

地把他们让进屋去。

翻译热情地问候之后，便开始像发表演说似的说开了：“志愿军打了大胜仗，把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战士们从战场上下来，统统地辛苦啦！现在，要演剧慰劳慰劳……”

咪咪打量着阿妈妮的家，一把小提琴挂在壁上，墙边谱架上铺着的一本线谱，已经积满了灰尘，仿佛主人久已没有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壁上一张两个朝鲜姑娘合奏小提琴的放大照片。大的一个：扁圆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温柔娴静的眼睛。小的一个：额前一溜蓬松的刘海下，一张瓜子脸，一双秀眉俊眼。她们都带着微微的笑影，在专心地演奏曲儿。

翻译演说完了，接着言归正传：“阿妈妮，请你把小提琴借给志愿军用用，可以吗？”

“噢，小提琴吗？……”阿妈妮一听小提琴，像受了惊，脸色顿时变了。

“阿妈妮，请借给我用一用，用完了就还。”咪咪对着翻译跟她说。

阿妈妮无力地往炕边一坐，好像瘫了下去，一声不响，两手搭在双膝，一双忧伤而疲惫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壁上的小提琴，脸上充满痛苦的表情。这时，风雪把门吹开了，叫人好冷，气氛死寂一般。沉默了好大一会，阿妈妮颤抖一下，才嗫嚅着说：“唉，小提琴是我的小文姬拉的……”

翻译不耐烦了，照他的想法，只要他一开口，事情都会像过去一样：好的好的，为了祖国咱们愿意贡献一切。现在他觉得阿妈妮太吝啬了，不礼貌，简直在志愿军面前，亵渎了朝鲜人民的尊荣；以自己也是一个朝鲜人的资格，开始教训起她来，一张年轻热情的脸变得严厉了。

“呀，志愿军不远千里来到咱们的祖国，抗美援朝，流血牺牲，我们的人民要大大地感谢他们。你的小气，小提琴不肯借！呀，不礼貌！”他气愤地摇着头，每说一句都要朝阿妈妮严厉地瞥上一眼。

阿妈妮窘困地站了起来，眼里闪着泪光，两手瑟瑟发抖，紧紧抓住衣襟，痛苦得几乎要把它撕裂，一张可怕的脸，看看翻译，看看咪咪。

咪咪急了，恐慌地拉住翻译：“我们不借了。我们走吧！”

当咪咪跨步出门时，阿妈妮突然跑过来，一把拉住咪咪，流着泪，咽咽呜呜地把小提琴的来历告诉她：原来这把小提琴是她的小姑娘文姬用的。文姬的姐姐叫贞姬，是平壤一个著名的青年小提琴手。战前，小文姬跟姐姐在平壤艺术学院里学习小提琴；战争爆发后，姐姐贞姬就参加了人民军艺术团上前线去。年龄幼小的文姬便回到当时的后方咸镜南道的家乡，结果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遭到敌机空袭，小文姬被炸死了。阿妈妮赶到现场时，文姬只剩下一口气，散乱的头发遮住她铅色的脸，左手紧紧地捏着琴颈。她睁开黯淡的眼睛，



朝母亲看一眼，说了声：“告诉姐姐——琴！”就这样死去了。

现在一提及这把小提琴怎么不伤着阿妈妮的心呢。

咪咪的眼睛湿润了。急躁的翻译这时内疚地、尴尬地向她道歉、赔不是，并用温柔的话语去安慰她。她扭过头去，用衣襟擦擦泪，也不作声，只点点头，表示她都理解。沉吟片刻之后，像苏醒了似的，用无限爱慕的眼光看着咪咪。

“你会拉小提琴吗？”

咪咪点点头，做了手势：“阿妈妮，我会拉的。”

阿妈妮从壁上取下琴来，颤巍巍地递了过去。咪咪接住这把生命之琴，看它血迹斑斑，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情。

她激动地将乐弓校紧，轻轻搭在弦上，那琴声，低沉而悲壮，从远方徐徐而来；像文姬温暖的双手，抚慰着母亲创伤的心灵，又像倾诉了一切人间的悲愤。阿妈妮似痴似呆，多熟悉的声音呀！小文姬你可回来了。翻译这时已失去作用，语言不通，阿妈妮却完全能听懂志愿军咪咪的心声。

当琴声变得慷慨激昂，回环转折，奏起《金日成将军之歌》时，她皱脸搐动多变，银发颤动，深陷的眼窝窝里波光激荡，两手紧抱胸部，感情越来越冲动，猛然间，她举起双手，把咪咪搂入怀内：“孩子，志愿军同木（同志），我的小提琴给你。你的，是我的小文姬……”

咪咪也激动了，带着哭声叫出：“妈——妈——”

“好哇——”翻译欣喜若狂地拍着手，喊了起来：“中国的女儿，叫你妈妈了！”

阿妈妮更紧地抱着咪咪，一双泪眼，有如拂晓的天空，开始闪现出奇异的曙光。她牵着咪咪的手，指着墙上的照片，声音颤颤地说：“她，就是你的姐姐——金贞姬！”

这个动人的故事，很快就被政治部徐主任得知，他一早骑马来到文工团驻地，布置了一个创作任务，要求把这个小提琴的故事突击编成一个舞剧，并亲自定了剧名，叫《小提琴的诗》。

不久，文工团接到政治部的命令。一支演出小分队即将出发，要去慰问朝鲜人民军的伤病员。

这是一个严寒的晴天，虽说是春天了，朝鲜北部高原还是白雪皑皑，金达莱从雪地上只探出个尖尖来。硝烟在清寒的晨风中飘散着刺鼻的气息；敌机不时地从低空掠过，寻找报复的机会。

为了防空，咪咪用一块USA的降落伞白绸子做了披肩，裹着上身，她的琴也做了个外套，斜肩挎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雪地上。

肩上的小提琴有多重的分量？咪咪全知道：阿妈妮的心，姐姐贞姬的希望，伟大的中朝友谊，全在这里。

人民军伤病员住在黄草岭的一个金矿矿洞内。当小分队爬上雾气迷漫的岭腰时，一个两鬓银灰的人民军军官，满脸笑容地站在矿洞口，迎接志愿军慰问小分队。二杠二星的金板，在他的坎肩上闪闪发光。小分队一到山坡，他就兴奋地赶上前去握手。翻译向他敬礼后，指着咪咪肩上的小提琴，哩哩啦啦地说了一大段朝鲜话，中校听得眉飞色舞，欣喜若狂地把咪咪举到空中，嘴里激动地喊着：“金将军—毛泽东万岁！”咪咪挣脱着，脸孔涨得绯红。这时，矿洞内涌出了一批笑声朗朗的朝鲜人民军女同志。翻译小声地对咪咪说：“人民军艺术团也从大同江赶到这儿来慰问演出。”

两个姐妹艺术团共同慰问演出的机会，使青松白雪的山岭也笑逐颜开。

演出开始前，咪咪正在松林里调弦，偶然抬头间，看见一个拎着小提琴的朝鲜女同志，正在看着她调弦，觉得好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再看一眼时，她微笑着走开了。这究竟是谁呢？唉，朝鲜姑娘这种扁圆圆、温柔娴静的脸型实在太多了，使她记不清在哪儿见过她。

演出开始，伤病员陆陆续续地从洞口走来，行动困难的重伤员由小分队和朝鲜艺术团的同志，搀扶到松林里来观剧。

《小提琴的诗》，按真人真事改编。当演到阿妈妮向咪咪赠送小提琴时，剧情发展到高潮，咪咪接过小提琴忘情地演奏主题曲……

突然，山下传来“叭叭叭”三响防空枪，三架佩刀式的敌机蹿到金矿上空，盘旋半圈，嗒嗒……地相继向松林扫射，同志们全力抢救伤病员退入矿洞。演出也就中断了。

开饭时分，朝鲜翻译领着那个女提琴手来了，通过翻译说：“我想欣赏一下这把小提琴。”

咪咪高兴地打开琴盒；女提琴手手捧小提琴，看着，凝神地看着。翻译却竖起大拇指夸耀着说：“这把琴，可不简单哪！是咸镜南道山沟里的阿妈妮送给志愿军的，这可是一把友谊之琴呢！”

女提琴手疑惑地问：“咸镜南道那个山沟叫银杏沟吗？阿妈妮住的是三间草房吗？”

翻译点着头：“是的，说得对！”

咪咪插嘴说：“是叫银杏沟，山边三间低低的草房，屋前有一条清清的涧溪，溪中有一道石铺的跳蹬！”

女提琴手又欣喜又疑虑，竖起了一对淡淡的眉峰：“可是真的吗？”

咪咪说：“里面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妈妮。她有两个姑娘，全是小提琴手。”

突然，女提琴手激动地叫喊起来：“妈——妈！”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的家，阿妈妮就是我的妈妈！妈妈呀，我多想念你，日日夜夜想你，你还活着。”她又兴奋地叫着说：“妹妹，你好呀！文姬，我多想念你！你的琴，练得怎么样呀？”

翻译背着手，有所发现似的：“这么说，那你就是贞姬姑娘啦！”

她惊奇地说：“你认识我吗？对，我叫金——贞——姬！”说着又亲昵地去抚摩手上的小提琴，好像见到了妹妹文姬似的。之后，她抬起眼，问翻译：“这把琴，是我的妈妈还是文姬……”

急躁的翻译，没等她把话讲完，就接着说：“这把琴，原是文姬姑娘拉的，可她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遭到敌机的空袭，她……”

贞姬脸色发白，急切地问：“她，她怎么啦？”

翻译满腔怒火，挥着拳头：“文姬牺牲了，我们要为她报仇！”

贞姬差点儿昏倒，抱着松树恸哭起来：“文姬呀，文姬……”

咪咪扭过脸，也难过地掉下了泪。

朝鲜艺术团的同志，以为出了什么事，都不解地看着这个场景。翻译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袋责备自己，给贞姬突然带来了悲伤。沉吟片刻之后，翻译又用他那直率而亲切的语调去安慰她：“阿妈妮的，把琴赠给了志愿军咪咪，她——是阿妈妮的文姬，是你的——妹妹！”

咪咪转身激动地扑了上去，抱住抽泣颤抖的贞姬，亲昵地喊出了：“姐——姐，你别难过！”

贞姬惊愕地看着身边这个中国妹妹，双手捧起咪咪火热热的脸，深情地看个不停。咪咪仰着脸，觑着姐姐的泪从面颊到腮边……

这时晚风习习，雪地上刚冒出来的金达莱，也为这姐妹相见，偷偷地绽开了花朵，飘来了特别沁人心脾的清香。

中朝的同志们，蜂拥而上，把两个姐妹团团地围了起来。咪咪感情激越，一双妩媚的大眼，显得格外地深情动人。而贞姬呢，失去了妹妹，又得到了妹妹，虽说她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泪花，很难说清——此时她是悲伤，还是欣喜。从她热烈地拥抱着咪咪和一排白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明显可见：由于美帝夺去了文姬的生命所产生的极大的仇恨和痛苦，而使她更加爱抚这个中国妹妹咪咪了！

艺术团的中校团长则站在离人群较远的雪地上，看着这样的情景，感叹地摇摇头，轻声地自语：“这真是一曲最美最美小提琴的诗呀！”

夜幕降临了，薄纱似的遮住了白皑皑的山岭，此时响起了一支琴声，梦幻似的飘荡在山谷林间。

……

一阵掌声，把陈华从回忆中惊醒，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急急忙忙地跑到后台化妆室，功勋演员金贞姬正在卸妆，她便叫了起来：“姐——姐！”

贞姬十分茫然，一时很难回答这样的称呼。这也难怪，二十多年前，陈华还是一个没有定型的少女，除一双美丽妩媚的大眼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外，其他部位都变了。但不要紧，当她俩双手紧紧相握时，贞姬立即摸到了陈华在五次战役中右手负伤留下的伤疤，她便知道这是她的中国妹妹，就高兴地叫了起来：“咪——咪！”

阔别二十多年的姐妹、战友又相会了，那种动人的情景很难用文字加以描述。她们的肩膀都被幸福的泪花浸湿了。在前台，精湛的艺术表演正在进行，优美激越的歌声和琴声萦回在人民大会堂的上空；而两国姐妹的深情厚谊，将永远地留在人民的心间！

原载《东海》1979年第1期

月月红

陈景超

作者简介：陈景超，德清人，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湖南师范大学、浙江教育学院外聘教师。《暨南大学学报》《德清莫干山报》编辑。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已出版专著《衡庐集》10卷、《抱春堂集》4卷及地方志3种。近年从事古籍整理，其中2种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

凡是花，都有鲜明的性格，桃花喜爱春温，荷花喜爱夏炎，菊花喜爱秋肃，梅花喜爱冬寒……独有那一丛丛的月月红，不论严冬酷暑，都能适合时宜。

星期日上午，我站在矮墙边，正对着月月红花的笑脸沉思，忽然接到学校党组织的通知，说下午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内中有我的名字。

十二时半，我怀着兴冲冲的心情，跨进了学校小礼堂的门槛，随着“周老师来了”的一声招呼，攒动的人头立刻转向门边，一齐投来庆贺、尊敬、热情的眼光。我正要向大家寒暄，忽见主席台左边有一副鄙夷的尊容，那闪动的目光正巧与我打个照面，不过，很快就避开我了。我默默地在后面靠墙的角落里坐下来。

年近六旬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老曹，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感慨万分地说：“周老师，十多年来，你受苦了……今天，组织上为你平反昭雪，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等会儿，你上台发个言，谈谈你的感受。可好？”

“谈谈感受？”我朝曹校长看了看，他亲切地微笑着，连脸颊上的平滑伤疤也叠起了褶皱，期待着我的反应。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十分抱歉地笑了笑，便依然靠墙坐了下来。

(二)

“你看周老师，他仿佛不知道今天这件大喜事似的。”有人向墙角努努嘴，轻声地说。

“也难怪啊，十多年的残酷折磨，对他的打击太大了。长期埋藏在坚冰中的种子，怎能一下子抽芽呢？”难得开口的赵老师也十分同情地说着，他那深度的近视镜片上，闪动着熠熠的光。

人们轻声地议论着，话语时断时续地送入我的耳鼓，但我并不理会。因为十多年来，我习惯了独自驾驭自己的神思。

那是风云变幻的年头。

破旧立新的狂飙一夜之间吹遍了神州的每个角落，吹红了所有应该吹红的东西。

粉墙、门板、车船……到处是红色的海洋。

但是，正像自然界的风一样，吹红了桃花，却吹不红竹叶；吹红了江枫，却吹不红山松。我尽管主动地砸碎了绘着花鸟的笔筒，劈掉了镌有东坡像的砚盒，但丝毫得不到宽恕。

一个铅云低坠的下午，一队闯将在区老师——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教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我的住房。

“周老师，我们想帮你消消毒。”区老师彬彬有礼地说着，脸上还带着几分笑容。

“消毒？我没有什么毒好消的。”我不满地顶了一句。

“方圆十里，谁不知道周老师的书多？”区老师阴阳怪气地说着，他的涵养功夫，是绝非“造反”者流所能匹敌的。

我瞥了他一眼，他正以胜利者的微笑盯着我。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学生，拿着榔头，不耐烦地拨了拨书橱上的锁。

“我的书都是历史资料，内中并没有小说，更没有黄色的东西。”我一面理直气壮地说，一面从抽屉里掏钥匙。

“哎哟，周老师，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老师怎么可以做绊脚石呢？”区老师把头转向学生，鼓动地说，“所谓历史，还不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我们彻底的无产者，要破旧立新，要重写历史！”

学生们发出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们正在自觉地、不自觉地履行时代的使命。